

■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



(1596—1650)

笛卡儿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推翻一切教条，重返灵魂深处

第一哲学沉思集

宫维明 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第一哲学沉思集



(法) 笛卡儿 著 | 宫维明 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哲学沉思集 / (法) 笛卡儿 (Descartes, R.) 著
宫维明编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2. 3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 / 杨玉成, 崔人元主编)

ISBN 978-7-200-09157-1

I. ①第… II. ①笛… ②宫… III. ①哲学理论—法
国—近代 IV. ①B565.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8164号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

第一哲学沉思集

DIYI ZHEXUE CHENSI JI

(法) 笛卡儿 著

宫维明 编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00毫米×1 000毫米 16开本 11印张 160千字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9157-1

定价: 18. 7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42 010-58572393

编者的话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经过多年准备终于面世了。这套丛书是对西方经典学术名著的全新通俗化的编译，目的是减少阅读障碍，使中学生读者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型丛书，源于一次常规的新编辑培训。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被提了出来。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都应该属于博览群书的人，但通读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论》、《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起源》、《国富论》的也只有两人……由此看来，对这些名家名著我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然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西方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低得惊人。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就非常想读这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西方学术经典。之所以一直没有读过，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是想从整体上去了

解这些学术名著，而并不需要深入研究。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成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换言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而针对中学生的读本就更不用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论》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八十部西方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进行全新的编译改写，推出了这套《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希望中学生读者也能来共同领略经典名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不多，但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语言通俗化的梳理。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简洁清新，从而更方便中学生读者去轻松、快速地阅读。对于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啃”原著的中学生来说，希望这套《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有“替代”原著的作用，能满足大致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发大家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兴趣，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及阅读能力的提高，为最终阅读原著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出版初衷难度很大。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有些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更是很少见到。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所以，能够通俗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当时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水平。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这些思想才被更好地诠释出来。

文化只有传播与借鉴才能彰显其价值。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开掘与推广非常引人注目，并催涨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希望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也能够引起大家关注。

“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喊了很久，而人们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只要采用一些西方的技术和方法就是与世界接轨的层面上。殊不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方文明，无不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是诸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对社会、对自然长期思考的结果。如果仅从其外部现象或技术角度进行模仿，是难以深入了解西方之所以先进的深层原因的。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首先就应该“让思想先行”。《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丛书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西方经典文化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学生朋友分享到人类思想的硕果。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丛书面世的一天。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使中学生读者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但鉴于我们真诚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评赐教。

编者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由于笛卡儿力图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传统决裂，使哲学获得新的开端，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者。

《第一哲学沉思集》是笛卡儿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力图使心灵摆脱感官，通过纯粹理智来获得确定的知识。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的命题出发，推出上帝的存在和外界物体的存在，重新建立起心灵、上帝和物体的观念的可靠性。笛卡儿在书中所阐发的天赋观念论、身心二元论、理智至上论以及他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追寻，直接引发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风潮，对后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笛卡儿出生于法国都仑省拉爱城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布勒丹省议院参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笛卡儿幼年体弱多病，但智力成熟较早，很早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笛卡儿8岁时，被送到拉夫赖公学学习。这是欧洲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所贵族学校，实施耶稣会士的正规教育，传授各种古典学科，如希腊文、拉丁文、诗词、辩论术、历史学、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笛卡儿爱好广泛，他不但对学

校传授的这些学科孜孜不倦地钻研，还广泛阅读课外的奇书、怪书，其中也包括一些宣传新思想的科学书籍，甚至禁书。这种广泛的阅读开阔了他的眼界，培养了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1612年笛卡儿以优异成绩毕业，但他深感闭门读书无用，决心走出校门，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科学问题。他对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甚至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接触到了各方面的学者。1618年，笛卡儿离开法国到荷兰参加军队，充当文职人员，后来到巴伐利亚参加了日耳曼的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世界》一书，该书引用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观点，讨论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但鉴于伽利略因为持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廷审讯迫害的情况，他决定不予发表。1628年，他写成《指导心智的原则》，但生前并未发表。他日益感到在法国进行研究和著述易担受风险，同时又受到许多世俗交往的干扰，因此决定另寻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1629年，他迁居荷兰，在那里隐居了二十年，正是在这期间写下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

1637年，笛卡儿发表了用法文写成的第一部著作《谈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41年，他又用拉丁文发表了《第一哲学沉思集》（1647年的法文版改名为《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笛卡儿发表了他的系统哲学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是他的全部思想的总括，该书物理学部分的内容尤其丰富，而且后来发表的法文译本中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可以说是笛卡儿哲学的最终定型。在这本书中，笛卡儿把人类全部知识比做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分门别类的各种科学。因此，他一反经院哲学的惯例，先讲形而上学。笛卡儿的最后一部著作《论灵魂的激情》发表于1649年，讨论心理学问题，特别是身心关系问题。1649年，笛卡儿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赴斯德哥尔摩讲授哲学，由于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患病，于1650年2月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正文包括一封给巴黎神学院的信、一篇内容摘要和六篇沉思。第一篇沉思提出普遍怀疑的重要性，认为“人们有理由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第二篇说明思想者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第三篇进而证明上帝的存在；第四篇提出凡是理性清楚明白地理解到的都是真的以及错误的来源是什么；第五篇论述物质事物的本质是广延；第六篇讲物质事物的存在以及人的灵魂和形体的差别。这本书的正文很短，附录很长。笛卡儿写完原稿后，把手抄本分送给当时的思想家们征求意见，收到很多诘难；他把这些诘难加以整理，一一给予答辨，作为附录。第一组诘难是荷兰神学家卡特鲁斯提出的；第二组诘难是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意见；第三组诘难是唯物论者霍布斯提出的；第四组诘难来自神学家阿尔诺；第五组诘难来自原子论者伽森狄；第六组诘难是另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看法。这些文件是记录当时思想交锋的资料。

笛卡儿的探索之路是从怀疑开始的，“普遍怀疑”是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儿对原有的一切信念持普遍怀疑态度。他说，对过去信以为真的一切都可加以怀疑，对一切可疑的东西都可加以排斥。他怀疑一切旧哲学，怀疑感觉以及所感知的事物、身体四肢等等。甚至对他所心爱的数学、几何学，也可以怀疑。但是，笛卡儿声称，他不像否定人的认识能力、疑而不决、消极厌世的怀疑论者那样为怀疑而怀疑，他的怀疑目的在于破除成见，去掉谬误，从而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找到牢固的根基。由此可见，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包含破旧立新的积极意义。因为他的怀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用这个手段，反对经院哲学，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以便建立新的哲学。

笛卡儿运用普遍怀疑这个手段，建立起他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

理“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说：“我可以怀疑一切可疑的东西，我可以设想没有上帝、没有天地、没有物体，甚至自己也没有肉体等等。但是，在我怀疑一切东西的存在时，有一件事情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即我在思想。而既然肯定我在思想，那么就必须肯定我是某种东西，是一个正在思想着的东西。这就是说，必须肯定我存在。因为如果肯定了某个人在思想，是一个在思想着的东西，可是又否认他的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谬的。”笛卡儿由此得出结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可见，“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在普遍怀疑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最为确实的命题，它是一个稳固的、不动的、全部知识大厦可以立于其上的阿基米德点，从它出发可以推论出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依赖于它，而它不依赖于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笛卡儿把它作为其哲学的第一原理进而推出他的整个形而上学。

尽管笛卡儿后来在附录的“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辨”中声明，“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不是推理，不是三段论式的，而是一个直觉或直观的认识，他企图以此维护他这一原理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的第一原理的地位，但由以上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原理的提出毕竟有一个论述的过程。

笛卡儿接着论述了自我的本质是什么。笛卡儿根据对以上论述的分析指出，一方面，在否定了物体世界和感官之后，自我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停止思想，那么我就不存在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自我是心灵，是精神实体。另外，笛卡儿指出，既然在排斥了物质世界和身体感官之后，心灵依然存在，可见心灵是不依赖肉体的，是不与肉体同生灭的，同时他又看不到有别的原因会毁灭心灵，因而他断言说：心灵、灵魂是不死的。

以上就是笛卡儿关于自我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笛卡儿又从他的第一原理出发推导上帝的存在。他说：我在怀疑，但是怀疑不如认识那样完满，认识比起怀疑具有更大的完满性。那么，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比我更完满的东西的观念呢？这个观念的这种完善性不能从我自身得来，因为“无中不能生有”，于是笛卡儿

断言，它一定是来自在我之外的一个确实绝对完善的东西，是它把这个完满性的观念放进我内心。这个确实绝对完善的东西就是上帝。这个上帝不是骗子，他是绝对完善、全智全能的。他创造并且保存着我，给予我们永恒真理和认识能力，是我们认识可靠性的保证。笛卡儿的这种由上帝的概念出发，推论上帝存在的论证，实际上是中世纪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翻版。

“既然上帝绝对不会骗我，我又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某种判断能力使我不会弄错，但事实上我仍然常常犯错误，其原因何在？”笛卡儿紧接着就探讨真理与错误的问题。他认为：我之所以有时弄错是由于上帝赋予我去分辨真和假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我犯错误是因为我不完善、不完满，在行动中还存在着缺陷。我在进行判断时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理解的能力，一是意志的能力。我的领会、理解的功能范围是狭小的、有限的，而意志的功能范围是广阔的，甚至是无限的，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了的东西上去，意志对于这些东西既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入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这就是我会弄错和犯罪的原因。因此，错误的原因在我而不在上帝。

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后，笛卡儿开始依据上帝本性概念推论物质世界。他首先肯定自我心灵之中有物质观念，然后提出“心灵之外有没有物质对象存在”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而是上帝直接把一个物质观念呈现在我们心中，或者上帝间接地使别的精神实体把物质观念呈现给我们，那么上帝就会是一个骗子。可是上帝既然是最完满的，它不可能有骗人的缺点。由此笛卡儿得出结论：与我们的物质观念相应，一定有物质对象客观存在。

根据以上一番“推论”，笛卡儿得出三个实体概念，即心灵实体、物质实体和上帝实体。按照笛卡儿的定义，“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做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这就是说，实体是独立存在而不依赖别的事物的东西。根据他的实体定义，既然心灵和物质二者都是实体，因此二者都独立存在。心灵的根本特性是思维，物质的根本特性是广延。二者互不决定，互不派生，

永远并列存在。这就是笛卡儿的典型的二元论观点。

二元论的最大困难在于它不能说明心灵和肉体相互一致和统一这个最明显的基本事实。为了摆脱这个困境，笛卡儿又承认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媒介就是位于头脑中的松果腺。他认为，人的心灵暂时寄住在大脑的松果腺之中，当松果腺受到震动时，心灵本身所固有的知觉就呈现出来。笛卡儿的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科学依据，而且实际上这与他的二元论的观点是相矛盾的。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丝毫没有当时经院哲学的那种烦琐、晦涩的表述，其思想和文字都异常清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阅读障碍，这与笛卡儿作为数学家的身份是相符的。数学知识是明晰而又确定的，其起点是一些自明的公理。笛卡儿深切地感到哲学也应该从一些简单明确的真理开始，一步步不容置疑地推论而达到比较复杂和更高层次的真理。对于当时刚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人们而言，这种推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字清新简洁的风格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看，笛卡儿明确地把自我概念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从自我出发推论出上帝的存在，继而根据上帝的存在推论出物质的存在。这一逻辑顺序使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使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哲学探讨的主题，这是近代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而笛卡儿是这个转向的肇始者。

同时，笛卡儿对自我和理性的强调有利于突破经院哲学对理性的禁锢，提高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过去，自我屈从上帝，理性屈从信仰，而在笛卡儿这里，认识的秩序正好发生逆转，哲学的探求不是先上帝而后自我，而是先自我而后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后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后信仰。笛卡儿所确立的这种自我的“主体性原则”，是文艺

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以此为开端，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以理性为最高权威和主宰万物的无限力量，试图用理性、精神来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极大程度的高扬，从而也使近代西方哲学成为主体性哲学。

笛卡儿的“沉思”开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之先河，这种理性主义经过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发展，并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综合，到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这个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不仅具有笛卡儿哲学的那种反对古代权威和诉诸精神自由、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基本气质，而且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基本哲学问题上都坚持基本相同的立场。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对后世哲学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它对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贡献，还表现在它对20世纪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重大影响。笛卡儿的“沉思”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普遍怀疑”的方法论方面。胡塞尔称笛卡儿的沉思是“整个近代哲学的现象学渴望”，笛卡儿是“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沉思给现象学以新的冲动”。胡塞尔特别欣赏笛卡儿的这个“动机”：无论是谁，只要他想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撤回到他的内在灵魂深处，并在内心推翻和重建迄今所接受的一切教条。笛卡儿通过近乎“疯狂”的普遍怀疑，把握住纯粹的直觉“我思故我在”，并在这种直觉知识的基础上经由一步一步的严格推理建立起普遍的知识体系。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通过普遍的“悬疑”，寻找到“思”的纯粹“意向性”，从而给知识体系寻得牢靠的基础。



《第一哲学沉思集》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内容庞杂，尤其是作为附录的诘难和答辩部分论证较为繁琐，普通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把

握其精华思想，这也是我们编译《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初衷。当然，编译并非简单拼凑，我们在编译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在篇章结构上，尽量保持原著的基本结构。虽然译书的字数只及原著的三分之一，但绝对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

第二，在行文风格上，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编译者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原著中的话语。对于一些晦涩、专业性较强的术语，我们还专门作出注释。例如，对于原著中所提到的“四因说”等，编译者添加了简要的注释。

第三，在内容取舍上，我们争取突出一些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而对一些非重点内容则简略带过。例如，对于不太重要的诂难部分，我们则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论证过程。

第四，在参考译本上，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编译的准确性，我们参考了Mr. John Cottingham的英文译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玉成

· 第一哲学沉思集 ·



Descartes
(法) 笛卡儿

编者的话	1
“我思故我在”	5

献给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	1
序 言	3

六个沉思的内容提要

引 言	6
第一个沉思 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	8
第二个沉思 论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 为何比物体更容易被认识	10
第三个沉思 论上帝及其存在	14
第四个沉思 论真理和错误	20
第五个沉思 论物质性东西的本质；再论上帝及其存在	24
第六个沉思 论物质性东西的存在；论人的灵魂和 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27

反驳和答辩

第一组反驳 一个荷兰神学家作	34
笛卡儿对第一组反驳的答辩	38
第二组反驳 由多位神学家和哲学家口述，麦尔塞纳神父整理	45
笛卡儿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	48
按几何学方式来证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	57

第三组反驳 一个英国哲学家作；以及笛卡儿的答辩	62
第四组反驳 神学博士阿尔诺先生作	73
笛卡儿对第四组反驳的答辩	81
笛卡儿关于第五组反驳的声明	92
第五组反驳 伽森狄先生作	93
笛卡儿对第五组反驳的答辩	123
笛卡儿致克莱尔色列的信	136
第六组反驳 众多神学家和哲学家作	140
笛卡儿对第六组反驳的答辩	144